演培法師於去年十二月十二日，應三軍大學校長蔣緯國將軍之邀請，在三軍最高學府作了一次成功的演講，契理又契機。本刊特予以摘要節錄發表，以饗讀者，並鄭重爲之介紹。

略談佛家的中道

□演培□

一、序言

最近因爲拜讀了蔣校長「中道與仁義」的大作，深感是篇相當有思想、有理論、有內容的力作，因而使我從內心的深處，對校長生起無限的敬佩！佛家也是特別重視中道這個論題的，尤其是我國大乘各宗，沒有一宗一派不談中道的。今天我應校長之邀，就來談點有關佛家的中道義。

諸位都知道，不管是任何一個宗教，或是任何

一個學術，所要談論的，不外宇宙與人生的兩大論題。而佛教與其他宗教思想，有一最大的不同點，就是其他宗教學術思想，或重外在的宇宙論，認爲客觀外在的宇宙，是事實的存在，沒有一點可疑，必然會走上唯物論或實在論的歪路；或重視內在的心識論，認爲任何問題的解決，必須通過內在的心識，過分强調這點，自然會走上唯心論或認識論的道路。佛法剛剛與這兩大思想路線相反，而是離此兩邊說中道，直從人生論的體認出發，到達對於現實人生的肯定。

二、人生的根源

講到這個人生，首先要了解的，就是吾人生命的組成要素，簡單的說就是名、色。色是代表物質的，名是代表精神的，因而眞正講到我們生命的組成，實不外於精神與物質的兩大要素。因爲有情的生命自體，爲物質與精神的緣成體，決不如一般所想像的，以爲佛教是唯心論的，更不可說佛法是唯物論的思想；不但不可說佛法是唯物論的，而唯物論的思想，尚且是佛陀所力斥的呢！

這樣講來，由於佛教不偏於精神與物質的任何一面，並且是絕對主張精神與物質是平等的，所以我們可稱爲「色心緣起論」，而不說爲「色心二元論」。爲什麼呢？世間宗教學術，無論是講一元論或二元論的，莫不是以精神爲宇宙萬有本元的，就把精神看成有個實體性，以物質爲宇宙萬有的本元，也就把物質看成有個實體性；殊不知實體性的妄執，是諸思想錯誤的根源，不但不能說明宇宙萬有的一切，就是正確的人生觀亦無由建立，怎麼可以說爲一元、二元？

三、佛法爲色心緣起論

緣起論的思想：表示所謂物質沒有物質的實在自體，所謂精神沒有精神的實在自體。因爲物質之所以成爲物質，決不是一個單單獨獨的東西，而是由種種關係、條件所組合成的，佛法稱爲種種因緣的組合；物質如此，當知精神亦然。雖說都沒有它們的實在自體，但在衆緣和合的關係下，不但能夠生起，而且能夠存在，所以佛法稱它爲緣起。

佛法既把一切看成是緣起，是則沒有一樣東西

不是在種種關係的因緣條件下所組合成的，因而我們對宇宙人生的一切，絕對不能看成有它們的獨立的實體性，所以佛法有句名言叫做「緣起無自性」。無自性，是即顯示實體性的不可得。

佛法爲什麼不承認有這個自性？因從萬有諸法中去觀察分析，根本發現不到世人所認爲的那麼一個實自性。衆生所以執有實自性這麼一個東西，依佛法說，是由衆生普遍成見所幻想出來的，幻想的產物怎會有實自性？再進一步說，「無自性」就是佛法常提到的「空」。佛法所說空這一個字，很多人對它有很深的誤解，以爲「空」就是什麼都沒有，因而聽到佛法說空，不免感到有點害怕。認爲假定眞的空了，什麼都沒有，那人生在世還有什麼意義？又還要做好人乃至修學佛法向上向善向解脫做什麼？其實佛法所說的空，絕對不是什麼都沒有叫做空，而是要我們衆生空去那個實有自性的妄執，所以無自性叫做空。佛在菩提樹下悟證到緣起正法，深切體會到實有自性的妄執，危害衆生相當的慘烈，使衆生不得自由解脫的，完全由此，是以佛陀大慈大悲，不得不廣說諸法無自性空。

四、龍樹菩薩的空、緣起、中道

說明了佛法所說緣起無自性空的本義，進而就是說到佛法所說的中道。約在西元一百五十年至二百五十年之間，印度佛教中有一位有名的聖者——龍樹大士，爲了發揮緣起性空的深義，造了很多闡明空的論典，其中有部叫做「廻諍論」的，有四句頌說：「佛說空、緣起、中道爲一義；敬禮佛世尊，最勝無比說。」認爲緣起就是空，亦即是中道；空就是緣起，亦即是中道；同樣一個理由，中道就是緣起，亦即是空。

龍樹所以把空、緣起、中道看成爲一義，印順論師在中觀今論引言中曾有這樣的說法：「中道依空而開顯，空依緣起而成立。依緣起無自性明空，無自性即是緣起，從空無自性中洞達緣起，就是正見了緣起的中道。所以緣起、空、中道，在佛的巧便說明上，雖有三語的不同，而三者的內容，都不外用以顯明事物的本性。」世間的各種學說理論，莫不是爲了說明事物的本性而產生，但由於執著一個實有自性，却不能說明事事物物的本性，眞能說

明的，唯有這裡所說的空、緣起與中道。

五、佛法最大的特色——以人爲本

空、緣起、中道這三個名詞，要想了解它是相當不易的。現在專門順著題目來講：佛法有個最大特色，就是以人爲本。佛陀對於人生的開示，莫不是要人們向上、向善、向光明這條路上發展，發展到最後完成最高的人格，即是佛法所說的成佛。而學佛雖說以最高的佛陀，爲我們之所仰止，但要到達佛那樣的程度，並不是件太難的事，只在如何完成自己的人格，當你人格達到完成的時候，也就是你成佛的時候了。所以太虛大師曾說：「仰止唯佛陀，完成在人格，人成佛即成，是名眞現實。」

須知，我們所以要學佛成佛，乃是因爲生命之流的相續不斷，以及現實人生澈頭澈尾的大苦，是以佛陀自從發現人生「衆苦充斥」以後，不但對我們開示人生的實相，並且要我們從人生實相的正見中，應知怎樣的增進這個人生、開展這個人生、淨化這個人生，乃至到了最後，應怎樣的超越一般的人生，以達這個人生的圓滿完成。由此也可知，佛教是積極救人救世的宗教，只要如實的遵循佛陀的教示去實踐，必能圓滿完成人生，以至於成佛作祖。

六、實踐的中道

現在再回頭來談中道。講到中道，佛法有實踐與理論的兩種。先說實踐的中道。不論是個怎樣向善的實踐，佛法稱之爲中道。至於怎樣實踐以完成人生？

㈠不苦不樂的中道行：印度一般宗教所走的人生之道，不外是縱我的樂行者與克己的苦行者。前者只知怎樣放縱自我，享受人世間的五欲之樂；後者寧願受種種痛苦，不願享世間欲樂，以期從受苦中，解決苦痛的人生。不用說，這兩種都不是正確處理人生之道。因此佛成道後，在鹿野苑爲五比丘初轉法輪，一開口就提示了不落兩端的以「中」爲道的特質。如中含釋中禪寶尊經說：「一者，心著欲境不能離，是非解脫之因。二者，不正思惟，自苦其身而求出離，永無解脫。離此兩邊，乃爲中道。」即開示我們不要走欲樂的一途，亦不要走上刻

苦的一途，唯有依於不苦不樂的中道，才能解決世間一般宗教學說所不能解決的人生問題。

佛所指示的中道究是什麼？就是通常說的正見、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精進、正念、正定的八正道。此八支根本德行，是揚棄情識的妄執，而以智慧來淨化客觀世間，改善主體生命的中道行。是以佛法認爲：人生一切行爲活動，都不能離開般若慧，否則就不能恰到好處的契合於人生的中道行，自也不能走上人生正當的途徑以完成自我解脫。

㈡國政佛法兩無碍的中道行：上面說到不苦不樂的中道行，諸位聽後或許會這樣想：這中道行，在行方面講固然是不錯，但我們將來要反攻大陸，擊退侵略者，總不免要廝殺的，而且會殺傷無數的生命，如照佛家慈悲爲本的精神去做，又怎能去捍衛國家、解救同胞？要除去這個疑惑，仍須本於中道而行：出發於瞋心而殘殺生命，固然是罪大惡極的，但若純以代苦之心而行殺業，不但不是罪惡，且有很大功德。明末清初一位高僧蓮池大師曾說過：「斷死必爲流涕，三覆然後行刑，是乃即殺成慈，雖殺非殺，法既不廢，恩亦無傷，國政佛心，兩無碍矣！」最後兩句說得非常好，就是像這樣的殺生，是極合情合理的，既不違於國家的法治，亦不背於佛法的慈悲；應殺而不殺，佛法反認爲是要不得的。

現爲證實所說起見，再將菩薩戒本原文引證如下：「謂如菩薩見惡劫賊爲貪財故、欲殺多生，或復欲殺大德聲聞、獨覺、菩薩，或復欲造多無間業。見是事已，發心思惟：我若斷惡衆生命，墮那落迦，如其不斷，無間業成，當受大苦，我寧殺彼墮那落迦，終不令其受無間苦。如是菩薩意樂思惟，於彼衆生，或於善心，或無記心，知此事已，爲當來故，深生慚愧，以憐愍心而斷彼命。由是因緣，於菩薩戒，無所違犯，生多功德。」當知這種精神，於殺與不殺兩者間有所權衡時，就是實踐中道行。

印順導師在佛法概論中對這有更好的啓示，他說：「從大智的契合眞理，大悲的隨順世間來說，戒律決非消極的『不』、『不』可以了事；必須慈悲方便的能殺、能盜、能淫、能妄，才能完滿的實

現。如有人殘害人類——有情，有情因此遭受難堪的苦道。如不殺這惡人，有情會遭受更大的慘運；惡人將造成更大的罪惡，未來會受更大的痛苦。那末，寧可殺這惡人，寧可自己墮地獄，不能讓他作惡而自害害他。這樣，應以慈悲心殺這惡人，這不是殺一——少數——救多，是普救一切，特別是對於作惡者的憐愍。因爲憐愍他，所以要殺他。但願他不作惡業，不墮地獄，而使自己因此落地獄，也毫不猶豫。對於殺害這個人，是道德的，是更高的德行，是自願犧牲的無限慈悲。」像這樣以殺生爲救生的道德行爲，不是奉行佛法的中道行是什麼？

現在正處於暴惡集團統治下的大陸同胞，已被壓制得透不過氣來，無時無刻不在盼望我們的仁義之師，早日去解救他們的倒懸之苦。我們只待反攻號角一響，就要衝鋒陷陣的奔向暴力者所盤據的大陸最前線，與敵人作殊死戰而予以消滅，這是我們軍人應盡的任務，也是佛教所許可而奉行的反侵略戰爭的中道行。

七、理的中道

上面已從行的方面略說中道，下面再從理的方面略說。說到中道必然就要論到兩邊，凡是落於兩邊的就不得算爲中道。要想契於如實的中道，必須拂除二邊的執見，二邊的執見沒有拂除，必不能契於如實中道。

㈠**不落有無的中道**：世間的學說思想，不論什麼問題，不是從有的方面論說，就是從無的方面論說。說有，是即顯示世間的萬有諸法無一不是有的；說無，是即否定世間的萬有諸法，認爲世間什麼都沒有的，就是所謂的善惡業果也是沒有的。正因爲妄執爲有，你爭我攘，於是世間有層出不窮的問題發生；正由於否定一切，不承認行爲價值，不相信生命相續，所以爲所欲爲，現實社會到處充滿罪惡。這都是病在世人未能如實正觀世間集與世間滅，才會落此偏邪的有無二邊。佛陀但依緣起正觀於此，而解世間的集滅，所以能得不落有無二邊的中道。

㈡**不一不異的中道**：經中曾說到世間學者的意見：有說「命即是身」者，以爲我就是身，當身體結束的時候，我也隨之而結束；有說「命異身異」

者，以爲「生命自體，與物質世界各別」（印順導師佛法概論），作爲物質的肉體，到了某一階段，雖會崩潰與毀壞，但爲生死流轉主體的那個生命自我，並不隨肉體的消逝而消逝。此兩者，實質上都直覺得有情的生命內在有個生命自我，所以不是墮在一的一邊，就是墮在異的一邊。以緣起正見觀察一切的佛法，認爲流轉中的有情生命，不過是緣起的假合，否定一異不同的二邊思想，建立無我的流動的生命觀，只要無明行的因緣在，生命就會不斷的延續下去，一旦無明滅行滅，乃至老死純大苦俱滅，生命就會獲得解脫，所以佛陀依緣起而論說的，是不一不異的中道。

㈢不常不斷的中道：雜阿含卷十二、三〇〇經中說：「佛告婆羅門：自作自覺則墮常見，他作他覺則墮斷見。」所謂自作，就是業爲自我所幻現的；所謂他作，就是業爲我以外的動作。主張業是自作的，由於自我不斷的作業，就落於常見的一邊；主張業是他作的，到了他不再爲自作業時，就落於斷見的一邊。佛既不承認有個自我，當然能契於緣起正法，依於中道的緣起正見，說明生死流轉的緣起觀，顯示一切都是輾轉相依的。

㈣不生不滅的中道：印順論師在中觀今論有這麼一段話：「依中觀者說，緣起不生不滅，是說緣起即是不生不滅的，這緣起寂寞性即是中道。佛陀正覺緣起而成佛在此；聲聞的證入無爲無生也在此。這緣起的不生不滅，本是佛法的根本深義，三乘所共證的；但在佛教教義開展過程中，成爲大乘學者特別發揮的深義，形式上成爲大乘不共之學……成爲一般聲聞學與大乘學者論諍的焦點。然依釋迦開創的佛法說，生滅與不生滅，本來一致。」在佛法說，不論什麼法都是依緣起而出現而成立的，因而佛在經中講到緣起的定義，總是說「此生故彼生，此滅故彼滅」，明顯的指出生滅不離緣起。生是緣起而生的，當就沒有生的實自性，滅是緣起而滅的，自亦沒有滅的實自性，實有自性的生滅不可得，反顯緣起的幻生幻滅不是沒有。實有的生滅性既不可得，無異宣示生滅的本性，當下就是不生不滅。「這即是不生滅的緣起，這是通過生滅的現象，深刻把握它的本性與緣起生滅，並非彼此不同。」這點，我們必須深切體認，才能正確了解生滅就是

不生滅的深義。

緣起的生滅是處中而說的，所以也不落有無二見：一切法之所以有所以無，不過是因緣和合與離散的轉移；存在與不存在，不外乎諸法緣生緣滅的現象。生若實生，則墮常見，滅若實滅，則墮斷滅，現既緣起當契中道。

八、融合行與理的中道——中實、中正

行的中道與理的中道，在前都已約略說過，至於說到中道的本義，大約可分爲兩種，就是中實與中正。佛法所說的中正，乃是中即圓正的意思。圓是圓圓滿滿，正是公公正正。像這樣的解說中正，才能顯示不落於這一邊，亦不落於那一邊的中道，唯有中道，方可說爲圓滿公正，亦才可說中即中正。佛法所說的中實，乃是中即如實的意思。如是如如不變，實是眞實不虛。也就是說萬有一切諸法，本來是怎樣的，就還它是個怎樣，應該是怎樣的，就給它一個怎樣，絕對不可對它有所改變。如佛法所說的「諸法無我」，是即顯示諸法沒有一個實在自我，沒有實在自我就還它一個沒有實在自我，是爲中而如實，假定於中執有一個實在自我，那就違反了諸法本來無實自我的狀態，是就不能正確的認識諸法之所以爲諸法。我國高僧僧叡大師在中論序中說：「以中爲名者，照其實也」，就是此意。

其實，中正與中實兩義，「是相依相成的：中實，所以是中正的；中正，所以是中實的。」若以通俗的話來講，所謂中實與中正，是恰到好處的意思。了解了這，就知佛法所說的中道，單以中正與中實就可說明。所以龍樹大士在中論中，對於中道的解說，用的也是中正和中實。

說到中正，佛陀所證覺的諸法眞理，以及爲衆生善巧所說的言教等，無一不是中即圓正的，但由於世俗言說的施設，有它片面性的缺陷，所以對於如來所宣說的教法，應圓見內在所開顯的中道，不能單從語文方面去理解，否則不免偏於畢竟空或緣起有的觀察，而在實踐方面，失去應行的中道行，也就不能契於中道理了。

再說中實，如從實踐的意義上去說明，所要特別注意的，就是既不能落於名相，也不能落於對待

，假定落於名相和對待，就不是遠離戲論的中實。這兩句話非常要緊，須再加以說明：

㈠**不取名相：**我們常聽到的如名色、五蘊、六處、六界、四諦、四食、十二因緣、八正道等，佛法把這所有種種不同名詞，都叫名相。一個佛法的修學者，不但對於世俗所說的名相，不應有所取著，就是對於佛法所說的名相，也不應有所取著，假定有所取著，不論怎樣實踐，都不能契合中實的本意。龍樹大士在大智度論卷六曾說：「非有亦非無，亦無非有無，此語亦不受，如是名中道。」佛法所說的中道義，不但有、無，乃至非有非無的四句不可說，就是此語亦不可取著。一切名相，任何一法，都可用這四句，必須超四句，方可名中道。

㈡**不落於對待：**對待，是說這個東西與那個東西相互對待，如長與短是相互對待的，黑與白是相互對待的。相待的法，必然落於二邊，怎能契於中道？如大智度論卷四十三，說有常斷各是一邊，色無色各是一邊，明無明各是一邊，諸法有無各是一邊，菩薩與六波羅蜜各是一邊，佛與菩提各是一邊，乃至般若波羅蜜是一邊，非般若波羅蜜又是一邊，諸如此類的說有種種二邊，而落於二邊的，就不得說爲般若波羅蜜。既有所對待，又怎可說中道，所以如實的中道是絕待的。

㈢**如實絕待的中道：**如實絕待的中道，經中有時亦說爲空，而且是超越有無遠離一切戲論的畢竟空，進一步說，即此畢竟空相亦不存在，所以與常人所說與不空相待的空，有著很大的不同。遠離戲論分別的畢竟空，本是唯證相應的境界，就是自己在證悟的時候，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就行，眞是所謂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」要想把自己所證的境界講給人聽，根本是不可能的。不說講給未證悟的人聽不可能，就是兩個同樣證悟到這個境界的聖者，也只能作個彼此會心的微笑，要想各自說出自己的所證，同樣是不可能的。可見「如實中道」的正覺，是不可言說的。

九、結論

「如實中道」的正覺雖不可言說，但爲了度化所應度化的衆生，佛陀不得不以世間固有的名言，方便善爲巧說，以利衆生理解中道、向於中道、體

證中道。然亦當知，佛陀的方便巧說，最終的目的還是要我們運用自己的智慧，從實踐實行中，親切的證悟到中道實相，到了那個時候，才算是眞正的體會中道；如專在對待的名相中作活計，永遠的不能證得中道之所以爲中道。

般若經中曾說：「菩薩坐道場時，觀十二因緣不生不滅，如虛空相不可盡，是爲菩薩不共中道妙觀。」不共中道妙觀，顯示菩薩所有的中道妙觀，是不共於一般聲聞的，且用此來摧毀不是性空的實有妄執，擊破不是緣有的撥無邪空，像這樣的超越有無二邊，方能通達緣起即空的中道實相。假若執著諸法實有的人生起常見，或者執著諸法皆空的人生起斷見，自必都不能正見中道是什麼，當然也就只有流轉在生死中，不能淨化人生、增進人生，超越人生、完成人格，以達到圓滿的證得無上正覺！

所以，中道之意義，在世間言，誠如校長所說：「中道之眞理，人類和平之極致」；在佛法言，我們亦不妨說：「中道之眞理，正覺人生之極致」。不論就世間法或出世間法說，中道都是極爲重要的！

慧炬圖書室申謝啓事

一、慧嶽法師贈「中國歷代思想家」二冊。
二、鶴鳴寺贈「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講記」十冊。
三、清涼淨舍贈「大乘妙法蓮華經金函」一部。
四、淨業學人贈「弘一大師文鈔」、「淨土十要」、「思歸集」、「思歸集」、「念佛法要」、「蕅益大師文選」、「龍舒淨土文」、「念佛警策」等各一冊及「阿彌陀經要解講義」五冊、「阿彌陀經白話解釋」二冊。
五、劉勝欽副社長贈「銷釋金剛科儀金函」一部。
六、中華學術院韓文研究所贈「中韓文化論集第四輯」一冊。
七、祇園圖書出版社贈「誠王書」、「心所」各一冊。
八、蓮華佛堂贈「妙法蓮華經」十五冊及「蓮池大師放生文圖說」百餘冊。